

法尊對溝通漢藏文化的貢獻

方興

法尊（1902—1980），河北省深縣南周堡村人，俗姓溫，幼

時家境貧寒，十八歲到保定市一家皮鞋店當學徒，因長期患病被解僱。在貧病交迫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遂萌發厭世的思想。於

一九二〇年（十九歲）春到五台山玉皇廟出家，依瑞普和尚落髮，法名妙貴，字法尊。此時大勇，遠參在玉皇廟等處講『八大人覺經』、『佛遺教經』、『阿彌陀經』、『梵網經』。法尊天天聽經，對義學發生興趣。因其刻苦學習，進步很快，深受大勇賞識。一九二一年秋，北平佛教界邀請太虛於廣濟寺講『法華經』，大勇偕法尊前往拜謁。即蒙諄諄教誡，鼓勵其參加即將成立的武昌佛學院學習。是年冬，於北平法源寺受具足戒，同戒的有法昉等人。得戒和尚道階見其為人誠實，守規矩，講禮貌，有培養前途，即推薦他到南京寶華山研習律學。法尊在寶華山學了天台『四教儀』、『教宗綱宗』等書，對天台教義有了初步了

解。

一九二二年武昌佛學院正式成立，同戒法昉已先入院學習，寄該院章程等至寶華，規定新生入院需要有介紹人、保證人各一人，適有太虛新剃度的弟子大嚴來寶華受戒，乃與懇求，承允介紹，又函請大勇為保證人。遂於是年冬入武昌佛學院學習。第一學年，學『俱舍頌』、『因明』、『佛教史』等基礎課。第二學年，學『中論』、『十二門論』、『解深密經』、『文殊般若』、『密宗綱要』等大乘空有兩宗的要籍。特別聽太虛講的『成唯識論』、『十二門論』，獲益最多。一九二三年冬，大勇於日本學密結束回國。得湯壽新、胡子笏、但怒剛、劉亞休、陶初白等人的贊助。於十月十一日，在北平慈恩寺內，成立藏文學院。太虛命武昌佛學院學生大剛，超一、法尊、觀空、嚴定、法昉等人來求學，專修藏族語言。以期將來互譯漢藏語系經典，溝通漢藏

兩大民族文化。

一、進藏求法（1925—1934年）

一九二五年春，太虛在北平中山公園內講：『仁王護國般若經』，又在藏文學院講『攝大乘論』。以國民革命軍將興師北伐，旋命大勇即率藏文學院學員進藏，是年初夏起程，途經武漢、宜昌、重慶，後到嘉定，朝峨嵋山，在烏龍寺抓緊時間學習藏文。抄『四體合璧』中的藏漢名詞（世俗用語）四冊，又抄日本出版的『四體合璧翻譯名義集』中的漢藏名詞（佛教用語）四冊，作為學習時經常查閱的工具書。

是年冬，經雅安到康定，住安却寺，特聘請邱先生講授藏語，提高會話與閱讀能力。次年春，法尊與大勇、朗禪，登康定跑馬山，從慈願法師學習藏文和佛學。先學『三十頌』、『轉相論』、『異名論』、『一名多義論』、『字書』等有關藏文文法的書籍。次學宗喀巴著的『苾芻學處』、『菩薩戒品釋』、『菩提道次第略論』等佛學基本讀物，為進一步學習藏語系佛學打下基礎。

一九二七年，法尊與朗禪搭商人拉噶倉騾幫進藏，抵達甘孜時，由於當時康藏關係緊張，加上西藏政府疑心法尊等人是國民政府派遣去的，遂下令不准漢僧入境。留甘孜札噶寺，依札噶諸古數年，學習『因明入門』、『現觀莊嚴論』（參閱各家注疏）、『辨了義不了義論』，以及札噶大師的著作和許多傳記文學作品等。此時法尊試譯宗喀巴的『緣起讚』並畧加注釋，摘譯了『宗喀巴大師傳』、『阿提峽尊者傳』，俱發表於『海潮音』月刊。

一九三〇年春到昌都，參加金剛鬘論法會，從安東格什受該論中四十多種法。此時太虛籌辦漢藏教理院，來函命法尊速回四川主持工作。法尊以對西藏佛學初獲門徑，尚未深造，不欲中途輟止為由，函復辭謝，願介紹西藏佛學家安東格什到川工作以自

代，並在安東格什前，詳陳太虛組織世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的規劃，及擬迎請其到川工作之意，深蒙嘉許，但因赴藏之計劃已定，不便即時來川，只可到達拉薩後，再作謀劃，秋後法尊隨安東格什進藏，冬季抵達拉薩。安東格什到達拉薩後，生了一場大病，體質下降，法尊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在拉薩，從安東格什學了『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次第道廣論』、『密宗道建立』、『五次第論』、『入中論』等顯密教重要論著。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日，世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於重慶北碚縉雲山正式開學。太虛主持開學典禮，以「淡寧明敏」為院訓，並賦詩二律以記其事：

溫泉闌幽徑，斜上縉雲山。巖谷喧飛瀑，松杉展笑顏。

漢經融藏典，故理叩禪關。佛地無餘障，人天自往返。

漢藏教理院的教職員，時唯有超一、滿智、遍能、岫廬、慧松諸人，未足以應付漢藏教理之實，因此太虛又多次致書法尊，催其迅速迎請安東格什來川工作，但因西藏高僧行動，須先請示達賴，得其允許，方能成行。故為迎請安東格什一事，法尊多次致函達賴，並請人善為言辭，直至達賴逝世前，僅批准法尊先回內地籌備，以後看情況，再作決定。法尊無奈，唯有結束學業，隻身孤影由海路返回內地。一九三三年冬，到印度朝禮菩提場、波羅奈斯、拘尸那等聖地，又往尼泊爾朝禮許多聖跡。一九三四年春，到緬甸仰光朝禮大金塔，後乘船到檳榔嶼、新加坡、香港，抵上海。六月十六日到寧波阿育王寺謁見太虛，滙報十年來在康定、甘孜、昌都、拉薩等地學習情況，備受稱讚，並命其盡快入川主持漢藏教理院工作。

二、主持漢藏教理院工作（1934—1949）年

法尊回到內地後，為安欽喇當翻譯，到南京、北平等地為諸信士傳法。仲秋經武漢入川到漢藏教理院擔任教學和負責工作。每年寒暑假，專程到武漢等地向太虛滙報和請示工作。先時，漢藏教理院以遍能處事未善，教員傳戒、熊東明，即藉生事端，

擬改漢院爲內院二院。因院護何北衡反對，未能得逞。迨法尊入主，先後得葦舫、塵空相助，漢院始入穩定和興盛時期。

法尊主持漢院後，首先設法籌集經費迎請安東格什來院，到成都講經籌款。一九三五年阿旺堪布到成都講頌章略的『發願文』，宗喀巴的『緣起讚』，法尊充任翻譯，籌集了迎請安東格什的路費。秋季再度進藏，冬季抵達拉薩，此時安東格什身染重病，不久逝世。法尊多年的願望與籌劃，頓成泡影，悲慟異常。料理後事後，便依止絳則法王，聽講『苾芻戒』（德光論師的律經）、『俱舍論、隨眠品』。因漢院工作纏身，不能久留，於一九三六年秋，繞印度由海路入川，請回『藏文大藏經』和宗喀巴師徒的著作等圖書。回院後，翻譯『現觀莊嚴論』並畧加注釋。是年，武昌佛學院出版了法尊在拉薩翻譯的『辨了義不了義論釋』、『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畧論』等書。

「七七事變」後，法尊到北平迎請太虛入川領導漢院工作。其間太虛雖也常到蓉、渝、黔、滇、湘等地弘法，但總以漢院爲基本道場。是時法尊根據太虛的要求，翻譯『密宗次第道廣論』，由北平菩提學會出版。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漢院學僧畢業，太虛撰寫聯語贈送畢業生：

在全國痼疾通病下，當先去私戒懶，才能趕上人程；
從佛教機關團體中，實習爲公服務，方可養成僧格。

七月一日，馮玉祥將軍寓縉雲山，與太虛晤談。馮氏看到漢藏教理院學僧刻苦學習，十出贊賞。爲了表示對漢院工作的支持，即席揮毫寫『見縉雲山僧衆學習藏文事有感』：

西藏關係重，藏文宜先通。革命四十載，邊疆成化外。
外人得侵畧，國權遭損害。政府應力助，訓練好人才。
已派往藏者，生活須善待。邊疆事大振，外人無可奈。

由於法尊的辛勤獨主，漢院的大禮堂與圖書館於是年建成。

一九四五年九月太虛推法尊爲漢藏教理院院長，俾專職守，是年九月十四日，太虛離開八年常住的縉雲山。十二月一日，法尊迎請喇嘛東本格西來川，得到劉文輝、格桑澤仁、牛次封等人的贊助，成立漢藏教理院譯場於縉雲山石華寺。太虛任場主，東本任譯主，法尊任譯師。在討論譯漢文爲藏文，譯什麼書時，太虛主張譯『大智度論』一百卷爲藏文，東本主張譯『大毘婆沙論』二百卷爲藏文。最後法尊認爲東本是譯主，又是請來的客人，應尊重他的意見。決定先譯『大毘婆沙論』，後譯『大智度論』。一九四八年暑假後，法尊將漢院院務委托正果、開一負責，專心翻譯『大毘婆沙論』，至一九四九年夏譯完。將譯稿運往康定，交格桑悅協保管。一九五〇年冬，由正果建議，經法尊贊同，漢藏教理院工作，至此宣告結束。

法尊在漢藏教理院的十五年工作，爲培養通曉藏文的人才和溝通漢藏文化作出了貢獻。他一邊教學，一邊翻譯，碩果累累。

(一) 譯藏文爲漢文(全爲法尊譯)

1. 七十空性論 龍樹造

本論有七十三頌，依其整數，故稱七十。以七十頌顯示緣起諸法實性不可得義，名爲七十空性。論有長行，亦龍樹造，法尊對藏譯本次第諸錯亂處，據理改正。

2. 廣破論 龍樹造

3. 入中論 月稱造

論爲中觀應成派之要典，與『顯句論』齊名。論依『華嚴經』，十地品』，第六地中廣破唯識。

4. 入中論釋 宗喀巴造

5. 辨法法性論 彌勒造

此有頌及長行二種

6. 現觀莊嚴論釋 彌勒造頌 法尊譯釋

本論頌，彌勒造，乃般若經之科釋。長行系譯者摘取師子賢等釋文而成。論為西藏所傳之要典，內地未多注意。

7. 菩提道次第畧論 宗喀巴造

一九二七年大勇在甘孜講，由胡智湛筆記，錄成漢文，名『菩提道次第直講』。當時未講止觀章，後由法尊取西藏佛教止觀學說，補成全部，故易名『畧論』。雖標宗喀巴造，而止觀部份，則非其原文。

8. 菩提道次第廣論 宗喀巴造

本論是宗喀巴根據三藏十二部要義，遵循龍樹、無著二大論師的學說，按三士道由淺入深的進程而編成的。內容多取俱舍、瑜伽，而有關般若之勝義觀，則獨宗佛護、月稱之中觀學說。全論分廿四卷，為藏傳佛教格魯派所宗。一九三一年法尊在拉薩從安東格什學廣論，歷時三年。後於拉薩、仰光及重慶漢藏教理院，陸續譯出。

9. 緣起讚 宗喀巴造

10 辨了義不了義論 宗喀巴造

龍樹與無著之學，演為中觀、瑜伽二系大乘佛教，所論了義不了義，彼此不同。而中觀家之論了義與不了義，又有清辨、蓮華戒、月稱之異。本論廣為闡述，空有之義，彌更顯了。

11 辨了義不了義論釋 法尊譯釋

12 密宗道次第畧論 宗喀巴造

13 密宗道次第廣論 宗喀巴造

印順潤文。此為宗喀巴總貫密乘四部，事、行、瑜伽，無上瑜伽之要典，與『菩提道次第廣論』齊名。宗喀巴之學，可於此

二書窺其全貌。

14 苾芻學處 塵空綴文

15 菩薩戒釋論 宗喀巴造

此為『瑜伽師地論·菩薩戒品』釋論。

16 阿底峽尊者傳

17 宗喀巴傳

18 地道建立 三寶無畏王造

本書闡述聲聞、獨覺、菩薩三乘地道建立。譯者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譯於拉薩。

(二) 譯漢文為藏文

大毘婆沙論

法尊譯

論凡二百卷，是『發智論』的釋論，與『發智』合稱『阿毘曇身及義』。為唐玄奘於顯慶元年到四年（六五六至六五九）在長安譯出。在這部論中，阿毘達磨論師，說一切有部旁系譬如師，上座別系，大眾部說，以及外論，都有詳盡或部份記載。在部派佛教研究中，此論是非常豐富的寶藏。藏傳佛教中無此論翻譯。法尊將此論譯為藏文，充實了藏傳佛教的內容，對西藏學者開展毘曇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三) 著作

1. 駁歐陽漸『法相辭典』叙

2. 唯識三十頌懸論

3. 『現觀莊嚴論』中八品七十義畧解

4. 西藏彌勒修法

5. 西藏佛教的建設

6. 元明間與中國有關之西藏佛教

7. 從西藏佛教教派興衰的演變說明中國佛教之建立

8. 護法韋馱攷（與談玄、印順合著）

9. 我去過的西藏

10 西藏民族政教史

11 畧述太虛大師之悲願及其偉業

12 藏文文法

13 藏文讀本

上述二種是為漢院學僧編寫的教材。

14 藏文課本 八冊

51 常識課本 六冊

上述二種是代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寫的教材

三、主持菩提學會譯事（1950—1955年）

一九四九年冬，法尊回到家鄉，探望闊別多年的老母和親友，不勝欣喜，五〇年春，參加菩提學會翻譯組，編寫藏文，漢藏字典詞匯若干種。

(一) 譯藏文為漢文（法尊譯）

1. 藏文辭典 却札編

2. 五次第論

3. 七寶論

此為寧瑪派的要籍

(二) 著作

1. 土官呼圖克圖的四宗要義

2. 西藏前弘期的佛教

3. 西藏後弘期的佛教

4. 西藏佛教的响巴迦舉派

5. 西藏佛教的薩迦派

6. 西藏佛教的寧瑪派

7. 西藏佛教的迦當派

8. 西藏佛教的迦舉派

9. 嘉曹傑

10 克主傑 (一世班禪)

11 僧成 (一世達賴)

12 善慧法幢 (四世班禪)

13 善慧海 (五世達賴)

二至十三篇，是法尊為「佛教百科全書」撰寫的篇目。

四、主持中國佛學院工作（1956—1966年）

一九五六年秋，中國佛學院成立，法尊任副院長，主持教務，兼講佛學課程。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中，他仍堅持翻譯和寫作。

(一) 譯藏文為漢文：（法尊譯）

1. 四百論頌

2. 入中論畧解

3. 俱舍論頌畧解

(二) 著作

1. 『般若八千頌』與『現觀莊嚴論』對照科目
2. 『大般若經』中一百〇八句法簡介
3. 甘肅噶登協主却稞寺學習五大部論的課程
4. 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論』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佛學院解散，法尊受迫害被打成黑幫份子，參加體力勞動。一九七二年解除黑幫名義，恢復自由。七三年患心臟病。

五、翻譯因明著作（1978—1980年）

粉碎四人幫以後，回任中國佛學院院長。西藏佛教研究會副會長。國內因明學研究者，因感漢譯因明學論典太少，勸請法尊將藏傳的陳那、法稱的因明著作翻譯成漢文。此時他已至耄耋高齡，視力極爲衰退，又患有重病，但他爲法忘軀，毅然從事翻譯陳那、法稱的作品。尤其令人感動的，即在他逝世那天早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猶手不停書，頑強地進行工作，這種從事翻譯事業的精神，足爲後人學習的楷模。此期他的譯著有：

1. 菩提道燈論 阿提峽造 法尊譯

本論闢斥違背佛法的異說，闡述三士道次第。這部書至今還爲藏族佛教徒所尊奉。

2. 釋量論 法稱造 法尊譯

本論是陳那『集量論』的釋論，總集因明理論之大成，爲世界各國學者研習因明學之範本。在我國藏傳佛教中已宏傳數百年，爲學習教理必讀之書，現將此論譯出，填補了大藏經的空白，

滿足了學者的渴望。

3. 釋量論畧解

法尊根據根敦珠巴（僧成）著的『釋量論疏』，摘譯編成一部畧解，凡廿萬言，對有志於因明學的研究者，裨益良多。

4. 集量論畧解

陳那的頌、釋，文詞簡奧，義理艱深。法尊在本書內，對陳那的釋文詳加串解，並參照『因明正理門論』等漢文佛典，隨處附注。『集量論』是成立陳那新因明學體系的代表著。傳至西藏後，學者稱之爲『量經』，即量理的經典著作。對藏族文化的影響很大，至今在藏族的意識形態領域中，還佔有一定的地位。法尊的『集量論』漢譯本，對我們研究陳那因明學說，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法尊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四日逝世於北京廣濟寺。綜觀其一生，對溝通漢藏文化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興辦教育：在他主持十五年之久的漢藏教理院和十年之久的中國佛學院，造就了不少僧材，漢藏教理院是將教學與翻譯、研究結合起來，設有編譯館，結合教學內容，組織師生翻譯與寫作。所以，出了人材，有了成果，蜚聲國內外，爲世所公認。

從事翻譯：法尊可稱爲當代傑出的民族語言翻譯家，他譯藏文爲漢文的專著有二十八種。其中有辭典、戒學、論學、因明學等方面。將漢文譯爲藏文的專著有五種，特別把『大毘婆沙論』二百卷譯成藏文，如斯壯舉，可與羅什、玄奘齊肩。

學術研究：法尊治藏學勤學苦研，堅毅不拔。他撰寫的專著有六種，其中關於藏文語法讀物有四種，介紹藏族歷史的一種。寫的論文有三十篇，涉及到藏傳佛教教理，教派、人物專著等方面，十分廣泛。他在伏案攻讀時，咽下最後一口氣，可謂生命不息，奮鬥不已。如此無私的獻身佛教教理的發揚，是多麼令人敬佩！

（完）